



【国学讲坛】

国学与民主

□徐宏力

提到国学,人们就容易联想到封建专制。提到民主,人们就容易联想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这种简单思维方式首先来源于知识界的浅尝辄止。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引用尼采“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观点,认为儒家属于后者。朝廷重臣在皇上面前以奴才自称,平头百姓就更微不足道了,是奴才的奴才——奴才孙子。《红楼梦》中的贾母在家庭里至高无上,但是见到孙女,也要跪行君臣大礼,因为元妃是皇上的小老婆,祖孙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龙原是部落图腾,后来被皇权盗用,真龙天子代天言事,变得张牙舞爪,金碧辉煌起来。文字狱都是专制造成的悲剧,知识分子思想活跃,脑子与嘴巴均不安分,而且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最容易遭到屠戮。胡适指出国人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在十年动乱中,每个人都要表态站队,沉默即对抗,不说话不等于没话,立场可疑。

尼采的权力意志说改造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他认

为生命的原始冲动是利己的,天生就想追逐权力,征服别人。希特勒受其影响,写了那本著名的纳粹纲领著作——《我的奋斗》。陈独秀借尼采批判孔子,可以参考,但没什么把握,不可笃信。否则,批评了一种专制,又宣扬了另一种专制。用西方思想裁定中国,常常张冠李戴。许多学者研究的是解决欧美问题的学问,误以为也能治疗“中国病”。吃错药很危险,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带来别的病。

五四运动要冲击顽固的封建传统,免不了矫枉过正。而如今不必那样激动,时过境迁,革新替代了革命,还是平和些更好。民主宪政是大学问,不少人知识准备不足,却信手拈来,其言论不是思想,属于信息层面的东西,甚至被小道消息左右,缺少理性民主修养。当西方有突破这一顶层设计。《水浒传》中的官逼民反,大多是争做自己主人的流血事件,比法国大革命激烈程度并不逊色,宋江即为民选领袖,一百单八将按座次排定,但都以兄弟相待,表现有草根式的平权思想。《水浒传》中有专制内容,也有反专制故事。国学同理,有专制思想,也有反专制元素,不可一概而论。把国学与专制简单地画等号是很粗暴的观点。我们要

来网民又搜索到了他所佩戴的多块名表,改称“表哥”,最终走上法庭公开受审。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世俗化大势所趋,与其说是历史进步,不如说是原生态的文化本能回归。即便在封建社会,“微笑哥”兼“表哥”这样的官员也不会被体制所接受,搞不好要杀头的,在菜市场那样人多的地方示众,比我们处罚得狠。儒家倡导内圣外王,清流才上台露面,光宗耀祖,浊流都是桌子底下的勾当,遗臭万年。

国学的启蒙思想源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并不全是封建专制的产物。港台新儒家认为,民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珍贵的民权观念。《礼记》宣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谓儒家的最高理想,现代民主并未突破这一顶层设计。《水浒传》中的官逼民反,大多是争做自己主人的流血事件,比法国大革命激烈程度并不逊色,宋江即为民选领袖,一百单八将按座次排定,但都以兄弟相待,表现有草根式的平权思想。《水浒传》中有专制内容,也有反专制故事。国学同理,有专制思想,也有反专制元素,不可一概而论。把国学与专制简单地画等号是很粗暴的观点。我们要

来网民又搜索到了他所佩戴的多块名表,改称“表哥”,最终走上法庭公开受审。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世俗化大势所趋,与其说是历史进步,不如说是原生态的文化本能回归。即便在封建社会,“微笑哥”兼“表哥”这样的官员也不会被体制所接受,搞不好要杀头的,在菜市场那样人多的地方示众,比我们处罚得狠。儒家倡导内圣外王,清流才上台露面,光宗耀祖,浊流都是桌子底下的勾当,遗臭万年。

国学的启蒙思想源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并不全是封建专制的产物。港台新儒家认为,民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珍贵的民权观念。《礼记》宣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谓儒家的最高理想,现代民主并未突破这一顶层设计。《水浒传》中的官逼民反,大多是争做自己主人的流血事件,比法国大革命激烈程度并不逊色,宋江即为民选领袖,一百单八将按座次排定,但都以兄弟相待,表现有草根式的平权思想。《水浒传》中有专制内容,也有反专制故事。国学同理,有专制思想,也有反专制元素,不可一概而论。把国学与专制简单地画等号是很粗暴的观点。我们要

理直气壮地替古人讲个明白。如果说服不了固执的批判者,那就一笑置之,儒雅是国学人格,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争长论短。

西方民主革命开始较早。美国是移民国度,没有根生的主导族群,民众基础是中产阶级,阶层之间叠加,边缘模糊,政见冲突便于调和。再加上高等教育普及,全民的精英责任意识强,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建设时间比较长,理论上也相对成熟。毫无疑问,国学要向西学请教,两学搭配,干活不累。

中国民主的基础是社群主义,西方民主的基础是自由主义,中国民主的基础是百姓,西方民主的基础是个人。“新民主”思想不同于洋人,也不同于古人,是传统文化转型的第一课题。我们要学习欧美民主文化,放古人故中的反专制思想,回答社会实践的人权提问,完善从臣民社会进入公民社会的所有环节,一切还在摸索探讨之中,是未完成时。这事儿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急急了烫嘴。苏联人就是急性子,结果用“休克疗法”把国家搞散了,剩下了个俄罗斯。下虎狼之药,有血崩之险。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多年老友约吃饭——一定是有话要说。

前方绿灯还在“9、8、7……”倒计时,他已经缓下速度。车稳稳停在路口,头上黄灯刚刚闪过。他半转身向我解释:“安全第一。”

说是“随便吃吃”,照样是环境清幽得仿似不在人间的私家菜馆。我由着性子乱点一气,他坐我对面,双手抱臂,看我大吃二喝,微微笑,偶尔夹一筷开水白菜——耗时、费工、昂贵,是顶级化妆品扮出的素颜。我问他为什么忌口,近五十的人了,无非是痛风、三高、糖尿病。他随口说:“每天念一遍普门咒。”我说:“好长,何不念心经?”他说:“只20分钟而已。”我笑:“英雄到老皆饭馊,宿将还山不论兵。”

他问我是不是还有随身带书的习惯,忽然说起自己:“渐渐的不耐读书看报,嫌纸页反光,字小如蚁,上市公司报表恨不能拿放大镜审阅。之后觉得电视画面模糊:“这年头什么东西都质量不好,是水货。”换部电视机还如此,才心慌起来。医生一锤定音:“老花。”

鱼翅盅恰在此时上了桌,我听得目瞪口呆:“电视都不能看!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搁下筷子,心灰意冷到任何翅参鲍肚都不是诱惑,成为来不及发生的过去完成时。他连忙安慰我:“可以看高清频道。”

七搭八搭说了很久。上甜品的当口,他提了一句:“我要离婚了。”我仓促间,只“哦”一声,又仿佛是“我心里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怎么说”——正如当你问一个五岁的孩子什么是“爱”,他的回答。

朋友一直有远大抱负。“抱负”二字,多么形象:抱着梦想,负责责任,咬咬牙,跋涉千里。也许还能再摸一担道义,拎两肋豪情,已是极限。兴趣、爱好、风月……都是小香囊、小吊坠,不见得容不下,只是搁哪儿都显得碍手碍脚,很不谐调。

中国人的婚姻观向来是实用主义:娶

【人生随想】

近老之人的最后一击

□叶倾城

三从四德贤良女子,为了内闱清静;娶“红三代”或者“富家女”,则可以少奋斗三十年甚至三五代;曾经江南殷实富户,乐意娶贫儒之女,当然是知书达理又能教子成名;而现下流行的,娶名艺人或名运动员,不用问,直接打通三界,跳出五行,一场婚礼,能从经济版跨到娱乐版去。

朋友的婚姻,想必也曾是“秦晋之好”,两国上至大君,下至蚁民,疆土赋税,都层层编织成花团锦簇的未来。成品华服上,他与她,不过是拉链,一旦契合,便是完工。拉链生涩,齿与齿啮合不上?没事,敞开穿的衣服,要多少有多少。有些婚姻是和买房、投资、创业一样的交易事件,配偶,不过是赠品。

是不是,中年之后,渐渐懂得慢,学会放下——铁打的汉子,也不能不搁下担子喘口气。这半生,那些总在逆旅中匆匆错过的事物,如日出,像彩虹,明知不能拥有,至少可以驻足停留,多看一眼。

名利无尽,比银河系更加永恒,人的欲望,却像曾经无饱腹的胃,渐渐半满。总有一个天崩地裂般的瞬间,你明白:自己老了。须发皆白的老一代老棋人,合该被某个天才少年杀得落花流水。再贪战,也得有引退的时刻。

时间从没像此刻这么咄咄逼人,你看着自己一退再退,戒烟戒酒戒夜生活,戒掉所有心爱物。你想把世界看得清楚,世界却与你淡淡地疏远,一切都花非花雾非雾——兄台,你要配老花镜了。你输得好不甘心,你去驴游,潜水,爬雪山,然后呢?英雄已到迟暮日,不住温柔住何乡。无数中年男人,以停妻再娶,当黑马拉松的中途站。

朋友说:“你是唯一没有劝阻我的人。”或者他的所作所为全是错,他为追求一己之狂,至少牺牲了无辜的妻子。这漩涡越滚越大,难免到时拖他自己下水。但劝有何用?口舌那么轻,敌不过他心中的巨大恐慌。这是近老之人对命运的最后一击,一声微弱的嘶吼:我还有能力重新开始人生,哪怕只是身边的小日子。

只是,蚂蚁的铁拳,打不痛石灰岩的脸。在食色之外,中年人是否可以有其他利器,与时间殊死搏斗?我沉默不语,等待岁月自己发话。

(本文作者为著名专栏作家)

【人文胜景】

□叶兆言



龙王庙行宫

定民生,其次才是收抚人心、整顿吏治。皇帝下江南游龙戏凤,那是老百姓的意淫。因为康熙最初曾在这个龙王庙里下榻,破败的小庙便一再重修和扩建。有了康熙做榜样,后来的乾隆索性把这里当成南下的行宫。与精明能干的祖父一样,乾隆南巡还是为了治理黄淮,所谓“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毕竟黄淮之患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

在南巡中,乾隆也曾身先士卒,对沿途河工进行“阅视”,对重大治河决策反复论证。不过,与康熙相比,乾隆的南巡难免越来越形式化,一方面,经过多年整治,黄淮水患虽然还没根治,却已见到了很大成效,说此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是中国历史上

的盛世绝非夸大;另一方面,有了钱就忍不住要穷奢极欲,就忍不住要糟蹋。龙王庙行宫是劳民伤财的最好见证,作为皇帝“敕建”的庙宇,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到处都体现了皇家气派,仅仅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足以与北京的故宫相媲美,无论艺术之造型,还是用料之考究,在江苏境内都绝无仅有。

龙王庙与行宫合为一体是宿迁人的创举,说到底,皇帝无论如何开明,仍然喜欢别人讨好和拍马屁。康熙当年借宿的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庙,乾隆时的龙王庙行宫,已把敬神祭祖与住下来朝政议事这两桩毫不相干的买卖有机地统一起来。皇上到这就不走了,行宫就是庙,庙就是行宫。龙王庙行宫规

模之宏大,设计之怪诞,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第一进“御碑亭”,皇帝为自己歌功颂德,到处可见当年留下的圣旨和诗文。第二进供奉龙王,既然庙是“敕建”,明显比别处宏大威严。第三进是正经八百的行宫,皇帝睡觉的地方,又叫禹王殿,当地老百姓都叫它“正官”,左右是伴驾的“东官”和“西官”。根据史料记载,乾隆六次南巡,有四次都带着他的母亲和妻妾。

晚年的乾隆曾对南巡有所反省,认为出发点是好的,实际效果却“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皇恩浩荡,乾隆爷一高兴,可以暂时免了宿迁老百姓的钱粮,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民众。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沉思默想】

□王金龙

时间是永远的敌人

关于时间,仔细研究,还真有很多可说的。

比如“时间”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只是一个佛教用语,像“如是时间,经五十劫”(《妙法莲华经》),与现在意义并不相同。现代意义上的时间(TIME)是从日语转换过来的。在西方早期,教会认为时间专属于上帝,人类只能用它来为永恒的救赎做准备,高利贷者被教会称为“偷时间的人”。时间被统一到基督纪元即所谓公元,发轫于公元3世纪,第一份以基督诞生来纪年的资料出现于公元742年,普遍使用基督纪元则得等到11世纪。其实,基督诞生的时间本身并不明确,根据不同的考证,基督可能生于公元元年之前几年或者之后几年。在公元纪年之前,中国和日本以及拜占庭帝国的时间是典型的循环时间观,即用皇帝或国王的统治时间纪年,从最初的君王立国开始,然后衰落,直至灭亡,从所谓万历十五年到康熙十八年,都是如此循环往复。基督纪元则完成了宗教历法与世俗历法的整合,也使来

自罗马人的阳历和来自犹太人的阴历协调一致起来。经过了文艺复兴以及法国大革命,公历时间才用一种导向“我们”的时间取代了导向世界末日的真正时间,真正完成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上述研究成果,一部分出自北师大历史学院湛晓白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一部分出自法国学者安托万·普罗司特的《历史学十二讲》。

关于时间这个词,从概念上细分有很多种,比如历史时间、社会时间、物理时间、心理时间等。过去慕名买过大科学家霍金的名著《时间简史》,可惜基本上看不懂。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看了多遍,也只是知个大概。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就是由历史学家来对那些过去他人已经思考过、体会过、做过的,在现在进行重新思考、重新激发的知识,听起来也是懵懵懂懂。反倒是对于我自己生造的“网络时间”这个词,有更多的切身感受。流行的影视作品,自不待

说,比如《异度空间》、《盗梦空间》、《环太平洋》,均是颠覆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令我注意的,是一次听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做报告,他说现在的网络是“用时间消费空间”,听后醍醐灌顶,真是击中了“网络”的要害。网络的虚拟空间性,谁都知道,但和“时间”结合起来,就很不了不起,很方便我们理解“网络时间”的内涵以及外延。

想起微信上一家微刊推荐的文章,大意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而你却在玩手机!孤独是可耻的,所以我们拼死也要在社交网络里活着。可谁也分不清,到底是孤独成就了社交网站,还是社交网站放大了孤独?其实,当我们放下手机,会感觉人与人的距离更近了,是时候“回到现实”了。

较之于传统阅读和过于依赖书本,也有一种“回到现实”的需要。号称“一代美食教母”的美国作家费雪的认识就很深刻。她曾在法国普罗旺斯生活过,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她恨不得读遍所有关于普

罗旺斯的书籍,但很快她就明白,“时间是我的敌人,两千多年的历史,对阵我半个世纪的独特感受,“我必须忽略那些已经存在的书籍。”

时间这个“敌人”,是永远的敌人。与之战斗的话,不妨偶尔像法国一位学者说的,学学小学生是怎样学习历史的就够了:把历史的血肉去掉,留下由时间串成的骨架。

(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